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六

明　程敏政　撰

序

陜西河東都轉運鹽使雷君贈行序

國朝以鹽法之重置專官理之秩三品在列郡守之上亞方伯一等厚其禄以養廉重其權以弾壓四方之富民與中朝貴人之骫法者得其人則可以㧞天下之公利救歳凶實邉廩故鹽法清而國計充舍是而欲歛一

切無名之小利以為裕國足民之良謀可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者矣故都轉運之官常難其人焉適者戶部郎中江陵雷君大亨以推擇為陜西河東輿論宜之而同官者葢以喜曰吾黨之光也欲相與致古者贈言之義託汪君克容趙君夢麟来屬之予予聞鹽之榷也不見於三代之世疑非令法然後代事與古異井田廢而無并之家興車乘亡而府兵之制出則鹽於軍國實有賴焉故其法最密且嚴善守之則國裕而民紓不善

守之則國匱而民困蓋鹽之有繫于國計民命若此其甚也承平既久法玩而不行將决其隄防而聽之出乃責成於都轉運之一身豈不岌岌乎難矣哉則諸君子以為君喜者吾將以為君之戚焉雖然君起經術擢進士不出户曹者十五六年嘗奉使于淮東于北邊處錢穀嫌疑之中而行足昭其潔當簿書倥傯之交而才足剸其繁殆非無所試焉而倖以得之者是固不足以戚君矣謹之乎蒞政之初振之乎積弊之後倡其同官相

與守職而不為有力者所搖奪則國用可以漸裕民力可以稍紓雖有凶年不必鬻天下之爵而莩者以生雖有邊警不必出内帑之金而戍者以飽鹽法得人之明效不至此乎使他時課鹽最者曰陜西河東稱良計臣者曰雷君則庶乎朝家三品之禄秩所以畀君與君之所以圖報者為兩得哉此贈言之意也亦君之素心所欲勉焉者也

贈苗君知合江縣序

天下之治忽繫牧民者之賢否而當今號牧民者惟令為難盖凡政之利獘藩下之郡郡下之邑而邑不敢專民之休戚牧分之守守分之令而令無所諉令之秩在人下而其責恒在人先此令之所以難也雖然令誠賢乎則於利獘得昌言之於休戚得身任之有所云而莫吾奪有所建而莫吾撓則牧守雖大且尊如令何哉夫如是吾又見為令者之易易也已苗君時雨之知合江縣也其鄉之仕于京者周君麟榮君之行而欲致古者

贈言之義見屬于予予不獲辭則告之曰士明經孰不欲以致君澤民為志而或言盭其所行政非其所學何哉利汩之也利豈賢者所當齒耶賢者正義而不謀利則上之致君下之澤民皆恢乎有餘地而天下之治可幾也況於令乎令之于民也最親則賢者抱澤民之志宜自令始茁君行哉推所學以試於百里之間當不求所以副之者哉蜀去京師萬里而合江治瀘水之東其境接牂牁其民習于刀耕火種更化百年比于内地而

所以綏輯之訓廸之尤令之所當究心者也茁君其足以辨此乎天下之治固不繫一邑而士之志亦未必安于一邑政之所通不奪其公民之所瞻不撓其廉吾見上之為牧守者將大有合焉以福東川之人而令之不難也果矣君世家錫山屢不利于塲屋而卒業大學學益老行益堅且明于義利之辨久矣其入吏部銓也試在人上崛然有聲殆非悠悠者比予故因周君以不腆之說為賢者告而終以遠大期之

推府陳公考最榮還贈行序

嘉禾陳公明遇以成化辛丑進士擢推府于嶶三年部使者以為賢俾奏績京師吏部憲臺交以上最聞廷謝之日嶶人仕京師者相與幸其邦之得賢佐以司刑而福民請予言為慶方陳公之下車也予適居松蘿山中聞人言陳公最名有經學嘗與友人讀書其鄉之東塔寺諸生從之攻苦茹淡不底于成不已已而先後舉進士甲科傳其學而待提者尤衆且出其所長于詩典則

而清新三吳之工詩者或未能過之此其人疑不足於吏事者鄉予曰不然經律之可相為用也久矣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而漢人引經斷獄惟世之不可以兩有也故或彼以此為迂儒此以彼為黠胥皆非也烏有深於經而淺于律者哉矧八音與政通而謂詩不足以達政豈知本之論哉吾知陳公必將有闇然日章之實固非若淺丈夫沾沾自喜而徼名于一旦者矣子姑待之哉久之則聞人言陳公果有過人者其性不忮以刻其才

不露以逞其坐署也門庭肅然無私謁其行縣也必以奉公自誓無後言亮哉其非深于經者不能也則又對曰未也易戒無恒詩謹克終世固有始雖明潔而中斯變焉者矣子不更需其成哉盖及今三易寒暑其節愈峻而刑愈平民愈孚外之則部使者賢其人内之則臺部大臣書其最名通于天子俾還蒞其士民盖經律之相為用如此不誣也邦人樂終其惠而慶之宜哉夫刑國之所重也刑清而餘無所難理者矣亷闇于事與才

斂於私者其為民病恒均世烏有庶幾兼兩者而向進不已如陳公者哉近著令御史缺員取具于府推則公早晚必有還朝之命而邦人求終其惠將不可得矣東南僻郡號大佳山水者莫如徽而公辱臨之凡有所登眺與夫劭農問俗多寓於詩每録以見示藹然古風人之義也别後再見而公之篇章益富且工則詩與吏事偕進矣而其後之所至又孰能禦之也哉

贈無錫醫學訓科施君克文序

舊歲有詔求名醫于天下畀有司禮送京師而常之無錫醫學訓科施君彥清預焉彥清既北而無錫遂以訓科闕告官吏相與議於公士庶相與議于私曰醫拯人之疾病夭瘥以佐一邑仁民之政其利害不小況訓科之官所以領袖諸生取決羣疑其舉措尤不可不慎而施之醫無錫之望也盍往求之得彥清之從子克文克文業醫而善書能詩益以孝友聞於是自令以下聯檄署名上之吏部吏部送太醫院而試之良焉乃廷授無

錫訓科以歸臧君舜臣方為禮部官屬於克文有親好請予一言為賀予每以謂醫之為道類出古之聖神其書具在其明之甚難而後之學者若以為易列肆而居執方而應葢不可數計而人之遇之其幸不幸則亦有不可言者焉予嘗過錫山識彥清君于舟次其在京師益相還往以為清才妙思囿文苑詩社之英而其醫尤不易得本之素難而參以守真潔古明之彥修諸家推以治人鮮不獲驗葢儒而醫者也克文嗣其官矣可不

嗣其業哉醫以學名將以佐一邑之治科以訓名將以教一邑之醫學非其學而訓非其訓皆君子所不與也克文歸哉思古醫之難而以為勉睹今醫之易而以為戒他日起一邑而召入尚方踵家世之烈而収醫國之功斯無負上下之所望于克文者哉予又聞施之先在宋有為翰林醫官者在元有為南雄路醫學教授者在國初有為無錫醫學録者蓋皆一時名流必有著述存焉而予素多疾喜醫學倘因克文預見一二又非快歟

思逺詩序

宫保尚書大學士壽光先生之謝政而東也門下士與鄉人後進仕京師者賦詩若干篇将寄壽先生而翰林編修敖君山題曰思逺俾走為之説走竊觀先生起進士為文學近侍之臣歴四朝位元老又實傅今天子于春宫堯舜君民之心殆未始一日忘者乃忽然上疏解組以去又竊覩聖天子于先生資其啓沃置諸宥密将有太平之責焉殆不可一日無者乃居然從其請而去

何哉走以謂天下之大美必相胥而成古之人蓋有廹於衰暮貪進不止至於斥逐而後行者先生年甫六十去志堅决且久視古賢不少讓而聖天子於先生之去則有璽書之褒有内帑之賜有給驛之榮有歲禄之贍有公人之役恩禮稠疊度越前古盖去之者振廉耻之風從之者篤始終之義也君臣之間相尚以道而天下之美於是為大矣矧先生有父焉年踰八十無恙在堂得歸而養之有諸子焉競爽並秀而又多納禄以從先

生之後玉帶朱衣照映門閥杖屨所至溪壑增輝適慈
孝之樂而並進於期頤之壽使後來者仰前輩之高風
以為遠乎不可及則先生之歸在我朝一人爾雖然先
生齒髮未衰精力方健天下之屬望在焉而古之賢相
亦固有再入三入者矣聖天子重違舊學之臣而優遂
其雅志于一時然賜環之召在前代以為盛典者有故
事也講而行之非天下之福哉若然則醉白之堂耆英
之會將不能久魏公于鄴都終司馬于洛社也可知矣

頌盛世君臣之美而致門生後進之思此詩之所由賦也

雲中寄興詩序

戸部郎中瀛海戈君勉學之督軍餉于大同也鄉進士竇應陶君敬學作雲中寄興之圖餽之圖既精絶而又重以詞林諸君子之詩金舂而玉應疑不可措手矣而敬學以予有同鄉之好復請一言惟大同西北重鎮古雲中地歴代宿重兵以備之而我朝益嚴常遣宿將建

牙於斯而軍實所需必付中朝才諝之臣總之俾以壐書從事文武大吏不得干其間為法之嚴在吾勉學者蓋遴選也夫塞垣非佳麗之地計臣非逸豫之官亦何興之足寄乎而陶君圖之諸君子歌之何居是不可以槩論也方今聖天子在位屢以偏師出塞敵益北徙而諸將亦屢以捷告烽燧稍閟牛羊被野而邉人之晏然足食也久矣勉學職事之餘輕駕徐出以按行其山川考覈其營田下馬而坐展卷而賦四顧悠然景與情會

而忘其一日之勞固君子所不廢也雖然予則有進于是者夫以吾勉學長身豐頤氣度軒豁有封侯萬里之相而又當盛年立要津顧可以小就邪昔張魏公幹辦公事于熈河徧行邊壘而進其老校退卒于頽垣廢堠之下相與覽觀形勢指授方畧以詢夫戰守之宜與其前人成敗利鈍之故後起疏遠而位將相受鉞專閫于四方區畫邊事如指諸掌卒以成捍衛之功而名後世蓋古人之所謂寄興者如此非徒流連光景以相慰勞

而已勉學其尚無甘于自棄而以為非我所及也哉此
贈言之意也

應天府鄉試録後序

應天府臣以成化丙午南畿鄉試前期請官主考惟臣
諧臣敏政適皆承乏被命而行以七月望前一日陛辭
八月朔濟江七日鎖院廿七日撤棘蓋其在行也兼程
其在公也通夕得士百三十五人取其氏名邑里及文
之優者與凡内外典事之職名刻為鄉試録以進而傳

焉臣敏政竊書其後曰應天古金陵也我太祖高皇帝起而都之遂定中原掃羣孽啓一代文明之運于萬億載而無疆所謂清談之俗浮艷之詞浸淫乎輔郡而雜出於偏安叔季之所尚者蕩無餘矣太宗文皇帝閔幽冀為元之舊邑雖訓化之未孚也思以南濟北又徙都焉所以建大中制諸夏而南畿帝業所由興比周豐鎬士之應期而出者固宜其盛哉自洪武庚戌試畿甸之士於京府迨甲子而養材取士之制益嚴以備制純于

經術而不雜故士習正而儒效昌非漢唐可及者百年于茲夫以聖化之所薰陶命吏之所甄拔名登天府而程文行四方則凡有在錄者固一時之選哉角海內之賢奉廷對而服官序實昉乎此然則宜何如其圖以副之薦問學而以矜己嫉人為大戒慎名節而以貪得躁進為大耻安職分所當為而以矯情立異植羣扇俗為大戾使文與行兼名與實符則庶幾乎天下士哉豈直南畿之秀盍加勉焉則雖進而為聖賢之徒也孰禦豈

直科目之榮臣愚獲奉經幃及侍學春宮也久仰聖天子求賢圖治克纘先猷稽古右文聿修家法隆太平之業以上躋于唐虞三代之盛非士則孰與副之士之出織甸者宜思其職以取先天下誠不可苟于一得負列聖作育之恩而為掄材者咎且慚也樂斯録之亟成也僭為之説用相告焉

贈應天府學教授黄君序

三山黄君思賢以鄉進士教諭河南陳留九年其門人

若戶部主事馬輅輩則皆已先顯矣於是吏部考其績書上最第其文居首選言于朝進其秩與禄俾教授南京應天府學其友人太僕少卿王政夫輩又皆喜其進而惜其去也請予言為之贈惟士起儒生而至于教授亦可以為難矣夫治莫大于政教而教授與郡守分其責是不難乎而又况于京府哉然教授九品秩秩如彼其小也食下士之禄禄如彼其薄也而責均于京尹教施于都人其終歲所瞻望而致禮者非留後之臣則均

逸之老也寢廟之美宮闕之壯江山之佳麗足以發才氣而充見聞非一藩方遠外可比又與大司成同處乎都城之中其師道可仰而教條可規也夫如是則非上最首選之士吾未見其責之足勝也黄君少學于家庭有明經之譽長官于庠序有育才之功試可而進擢之以補京教之闕員誠莫宜于君者然得于前或有所缺于後長于彼或有所短于此則夫秩小禄薄而求與京尹大臣均政教之責思足以勝之疑又莫難于君者君

可不勉與昔宋起歸德建南京亦號應天府而范文正公嘗職教事于學官其卒以身其所造就多名士而其篤志苦節見于傳記者可考也又况其平生以中庸之說啓大賢以先憂後樂之心佐世主誠有得于聖賢政教之大端則今之以後學而領教事于舊京所當企德而景行者其不在兹與雖然文正公百世士孰不願立下風而求踵其後塵者中世之所難也與人言而不尚論古人以振厲之者薄乎人也不自力以跂望其一二

焉乃至于自沮以為不敢當者薄乎已者也

慶戚里張君榮授鴻臚卿序

成化丁未之春有詔得興濟張君來瞻之女上配青宫前期特授君鴻臚卿禮成凡在君同鄉而仕于朝圖所以慶者請僕為之言僕謹對曰此豈直君一身之慶而已竊聞張氏之先自河南徙山西徐溝再徙河間興濟君之祖知事公暨君之世父樂素先生皆以文學起或賛政大府或主教名邑至君之兄都憲公來鳯遂以進

士甲科顯于時君承父兄之教屢試秋闈有聲太學秀之所鍾欝而未洩篤生淑媛以儷元良其長厚之澤詩書之業培植豊而漸漬久矣駿發其祥益熾以昌此非一家之慶邪河間志載漢魏之間母天下者間有其人然或出于追崇或出于旁親入繼而致隆未有光膺封冊視膳兩宮如今日者使山川改觀草木增輝一郡之慶莫加焉夫自文皇帝以來聲容文物備矣獨青宮嘉禮未之有聞有之實自今始曠典之行快覩彌月流聞

四方忻忭無極然則綿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緒亦自今始請以為天下慶焉夫慶至于天下大矣本其慶源之所出君亦嘗惕然求所以持之者哉妙選德門豈無珥貂列戟之族而得之乎儒家推恩近戚豈無奉車驃騎之銜而授之以禮官是殆聖天子念承祧之重嚴正始之文顧非儒非禮不足與言治者君可不勗諸以九卿之尊居戚畹之域而能不忘于俎豆之故習則豈直身家之榮與國咸休進進未已凡椒房之親將莫不退歎

而興起曰儒者之學禮官之守真檢身保族之規而表馬之娛聲伎之耽田園邸宅之競誠有不足言者芳聲美譽達諸宮庭益進于儉慎之德以基王化于無窮顧不避與僕無似倫員宮僚今十年矣嘉禮之成實際其會敬惟扈學日新景福益臻而又得外戚之賢如張君者可自輔也樂與諸公致大慶焉亦非直同鄉之好而已

贈黃君宗鎮同知處州府序

邇者聖天子以為政之在人也而官人之效久未克臻赫然思有以作新之於是中外之臣無不祗畏澡雪圖自奮以副德意乃成化丙午冬十有一月吏部銓人適當首選而黄君宗鎮得同知處州府事專董銀課云處州在淛東古縉雲之墟領十縣襟帶千里而又有軍衛並處其間以地言之巨郡也銀課所在上有藩臬專官有制使兼領而同知位守之次職五品食大夫之禄下之無敢均其責預其事者以官言之上佐也矧擇才吏

化之初以四事考之而裒然在數百人上名稱其實無或異詞以人言之遴選也當遴選之公膺上佐之榮而臨巨郡之重黄君之行得毋惕然于中求所以副之者哉而吾人則有以知君之足副乎此也夫銀課有國之大利存焉急之則失民緩之則曠官此有志者之所難也而君治春秋之學是非予奪素有定論義利之辨其見之必明祁門黄氏世為碩宗而君之父封刑部主事舍諠先生操行甚高教子姓甚嚴故君之兄宗器今刑

部員外郎起明經取科第刑書政典具有家法受父兄之訓非一日也其習之必熟君偃蹇場屋幾二十年聞見廣而涉歷多於世途險易公務弛張其慮之必周夫其見之明習之熟慮之周雖以之處天下之事將無難焉而况一郡乎况郡之佐乎然則黄君雖若惕然於其初而實有沛然于其間者哉他日政成播其績于一藩曰此吾屬之浙東良有司也又播之于一鄉曰此吾黄氏之佳子弟而揣舍生之經術有成者也又播之於四

方曰此吏部擇才吏化之遴選人也其旌之有誥命之頒其擢之有晉秩之寵其書之有郡乘之編有去思遺愛之刻則君之沛然于其間者又將炳然于其後矣夫豈不足以驗官人之說于上下哉與人言而不以遠大期之薄乎人者也聞人言而不以遠大自期薄乎已者也於是監察御史謝君廷獻合吾徽之仕者相與餞君而予為之序如此云

贈沙縣丞葉君致政南還序

休寧葉君尚節以成化癸卯之夏用吏部銓廷授福建延平府之沙縣丞丙午之冬述職來覲得致其事以歸於是有以君為縣三年齒髮未衰精力尚强而請去太早為君惜者予聞之曰不然士君子之處已也莫難於初尤莫難於終固不以禄之厚薄責任之重輕為前却也彼讀書于庠校勤苦終歳日不暇給有遺斥而不獲𦂳于諸生者其得上太學則以為幸矣然其勤苦益甚有不獲一伸而終困以老者其得上吏部則加幸矣然

不勝其勤苦之甚且久焉有請職名而去歸其鄉迄不獲一施其所存者視君由正途出佐巨邑上官嘉其能小民樂其惠平生所學畧見于用者其矜何如哉矧入覲之臣無論大小固有以墨以殘褫職而除名者矣此猶置之乃若平時藩臬大臣固有不職而為部使者之所劾或吏民之所訟至於身謫而名汙者矣此又姑置之乃若平時臺省重臣固有不檢以獲罪清議去國投荒而甚之至于隸編氓列遠戍求為下官冷局而不

可得者視君之既壯而仕其仕之小也易稱未老而歸其歸之健也可樂且又以引年納祿為詞人無得而訾之者其終又何如哉予于是葢為君慶而君之所以自處與人之所以處君者亦不可不自慶矣獨念正統中先尚書襄毅公以公務過家實始送君入縣庠俯仰今昔踰四十年而予復得與君握手都門預祖道之席不能無感焉故鄉山水宛在目前君之朋游計多無恙社飲之行鄉射之會洩洩融融其樂可知而予方鞅掌于

世故瀾倒乎簡冊不能從吾人觴詠于一丘一壑之間可歎也哉故於葉君之行序以贈之凡鄉人在京者悉署名其後將以為君之歸榮焉

贈知松陽縣事謝君致政南歸序

祁門謝君文瑩知處之松陽縣事五年端懿廉公為浙東諸邑之冠旌擢之榮可計日矣而文瑩素恬静不屑宦走慨然有去志白于布按兩司兩司知其賢留之又白於監司監司留之既而以述職上京師時文瑩之諸

父知武陵縣事文英諸弟鄉貢進士文温監察御史廷獻知其志微諷留之毅然不可以情白通政司以上吏部凡兩司之入覲者交留之不獲司銓者亦歎然曰知縣年尚壯而才何决去如此於是文瑩得請而南鄉之士大夫相與悵然曰吾人之仕者非無佐廟堂列朝著或貳藩臬長州郡求其性識操行有志鄉而不苟屈如文瑩盖不可一二方覬其踐亨履要以漸伸其所抱負為鄉邦之光顧力不可留也奈何則相與言于予請有

以為君之歸予竊聞有國者必以恥勵下有官者必以恥自勵則士風振治道成故孟子謂人不可無恥而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有以哉丙午之冬聖天子以士風不振赫然下明詔督察羣吏以圖治功而述職之臣猶有請托以冀倖免者有自陳狀或隱其年之遲暮而願留者有聞退報而失色或至于欷歔不自勝者士風如此宜上之人以恥勵之而進有及民之仁退有決去之勇如文瑩何可得哉然則為鄉邦之光又豈待位之

崇禄之鉅埶之盛而後為快哉予獨念古之君子蓋未始以進退而忘世文瑩夲祁門碩宗其高大父子温以儒行號東野汪環谷先生實友之傳祖暨考積累有聞旁施遠紹甲于他姓凡為族姻者將于是乎考德文瑩遂春秋之學少舉于鄉以儒飾吏而有成勣無歎事凡為後進者將于是乎問業方壯而仕未老而歸其涉歴已多而聞見益廣鄉射之行必推尊焉凡為令丞與耆宿者將于是乎訪政而觀禮使從之者多好義知恥之

人而足爲盛世興道善俗之助文瑩將無意于斯乎請以是爲歸贈若杖屨所經林壑增輝觴詠所加魚鳥獻樂此退居謝事放情適意者之常殆不足爲賢者道也

贈陝西按察司僉事潘君序

成化丁未之春大理左寺正潘君世隆用吏部言出僉陝西按察司事其同寅評事汪君守貞輩相與榮君之遷請予贈之一言予惟聖天子以臨御之久也慮官弛而法隳當天下述職之時特下明詔考覈之典比舊加

嚴由是銓臣憲臣奉詔惟謹貪横不職與人望所不協之人或罷或謫庶位竦然知上意所在思自澡雪以圖報稱既又選于中外得才吏若干人以補諸闕員而潘君與焉誠可謂之榮已然比者關中大饑民流亡相食聖天子屢下賑恤之令不足則遣大臣禱山川出内帑濟之又不足至于鬻爵而方面之臣多以病民停禄久之災患稍息矣然屏鋤貪梗扶植傷殘以還于舊觀實有藉于按察之臣則潘君之行雖榮而亦豈可不加之

意哉夫不以上之寛嚴為敬忽不以任之久近為勤惰不以地之難易為前郤此人臣之法守而藩君之所當勗焉者也雖然君起進士甲科筮仕大理自左評事歷副與正八年數奉命讞獄于四方有賢稱而無訾議久矣膺遴選于考覈之初當劇任于凋獘之餘宜若不可易視之者然本之素練之才持之不懈之操佐其長以舉刺其官屬清雪其寃滯使傷者以甦仆者以起用荅一方之厚望而副聖天子綜覈名實以圖治功之盛心

遷陟之榮固將與功名偕進豈止為棘寺之臣增輝而已潘氏之先家錢塘中徙京師君父年八十有二母年七十有五聯德在堂而子又克肖能世其學以待擢于科名人以是占君之持法本恕而崇階峻秩當未艾云

贈温州教授汪君序

祁門汪君秉忠以景泰丙子鄉貢士凡兩上禮部弗偶以順天庚辰就乙榜得河南新蔡教諭去去未幾以外艱歸久之起補撫州金谿再任台州臨海以成化丙午

升教授于温州於是君走四方守一氊餘二十年矣在金谿考順天福建山西鄉試者三在臨海考河南山東鄉試者再門生不下二三百人或取甲科入顯仕而君之子浩亦繼踵領鄉貢矣受知巡撫大臣及藩臬郡守或上奏牘以薦或下公檄以委一攝政于上饒再攝政于樂安當歲荒吏弊之餘而所蘊亦畧展布矣然則當今之為教官者其負學之優操行之卓奏績之多孰有過于汪君者哉縣令之選臺憲之擢以君稱首孰得議

之而又使之典教一郡何居予以為不然士學聖人之學固將明體達用而用莫大于政教教一邑者責均于令教一郡者責均于守教一國者責均于六卿教之責可謂重矣而禄之崇卑位之亨否又非志聖人之學者所足計也汪君歴教三邑號為良師薦者雖衆而不獲進于通顯於君固無所損縱使進于通顯而志不獲伸乃與齷齪泄泄者並居而無尺寸功以自見於君亦何所益矧君讀聖人之書尤邃于春秋春秋者聖人之用

存焉予奪之間榮辱繫之則其所自處者審矣吾知君欣然其行而亦將隐然有憂其教之加難者矣夫憂其教之所以加難者責均于守也然則如之何而可邪吾聞温州在宋有周行已先生者程門高弟舉進士為本州教授邑人始知有伊洛之學而汪君之官亦教授也又有林石先生者當王安石新經盛行之時獨以春秋教授鄉里而汪君之學亦春秋也如周先生之探道源而不溺于詞華如林先生之守遺經而不媢于時好庶

足以成教而輔其守之政于一郡無難焉然亦豈非君之志而吾輩之所望于賢者哉近朝廷著令臺憲之擢取具于教官之有成績者君之志雖在彼不在此而禄之崇位之亨驀然而來坦然而得亦有人不獲辭者予不佞尚與諸鄉人拭目以俟而預道之以贈焉

雙桂堂詩序

句容之徐有號槜軒君者及其配虞氏名能教其子子凡四人多務學有立而名在秋榜者兩人曰玉琢之舉

天順己卯才弗克壽曰欽承之舉成化丙午鄉人以為
難名其堂曰雙桂士夫間多貽之詩者承之請為之序
予讀之歎曰天下之為人父母者孰不願成其子然子
之才不才及受教與否常不可必苟得一人焉則以為
幸矣而況相繼舉于鄉為其親榮若徐氏兄弟者哉昔
郄詵以對策當居首選猶桂林一枝蓋妄自侈譽之言
非出于鄉評竇禹鈞五子登科時人有丹桂五芳之句
然其得雋多在五季而入仕于宋識者憾之乃若樗軒

君夫婦聯德高蹈于句曲之下而兩子成名于盛世其賢足以教其才足以受教鄉人榮之士夫頌之使登其堂有所慕誦其詩有所興其為世教之勸不既多乎豈直一門盛事一時美談而已丙午之秋予實奉詔試士南都承之之文校諸詩八百人最優而不為分考者所賞識予得之落卷中驚惜不已擢魁其經同寅汪公憮然曰非其先人有大積德不及此既啓卷則欽也一堂閧然以為得士久之聞人言承之有至行親喪廬墓而

又事諸兄極友愛讀書攻文不事口耳蓋有志古人爲己之學今取以魁一經士宜哉予不及識其父兄而每以不失承之爲幸輒序而歸焉承之後此學當益深行當益堅所樹立當益遠且大而斯堂之名益顯矣士夫之作所以頌徐氏之先德而嘉予之者亦將不止乎此此特爲兆云

奉送沈君出判徽州府序

仁和沈君文進初舉進士歷刑曹出僉江西憲事凡十

餘年雖所職不出刑名家能以洗寃澤物為志大有聲于搢紳間既乃以詿誤左遷判郡于遠外人有為之嘖者君怡然曰求無愧于心耳若民事則豈敢不勉今易地徽郡徽杭近境也知君特詳則相與言曰沈君雖暫屈于是然所以大伸吾人于異日者將有頼焉又相與請言為君贈予嘗以謂士力學用世當以民之休戚為已責而禄位之小大前却弗計焉夫士固有宜于小不宜于大者矣有安于大不屑于小者矣若沈君則不

然君以易學起家於人情物理否泰屈伸之說究知之甚明故一出而官諸曹則有淑慎之譽再出而專一道則有平反之績其得之不喜其失之不慍非其中有過人者不能也矧今所佐一郡郡不過六邑非有遠邇圖田補罅苴漏之虞所理一事事不過閭巷田畝非有舉刺禁詰周思叢委之難然則號召之際規措之間固將有不勞而辦不令而孚者亦何藉于言哉然徽畿郡也其地位隱然可敵一藩其民之富庶居然可冠列府則

夫利有所興而為吾人之休與有所蠲而不為吾人之戚亦不能無望于賢者易曰官有渝貞吉敢以是為君誦之可乎然予獨念君雖不以禄位之小大前却為心而士論殆不可釋牽復之恩藩臬之命將擬其後而吾人必有不得終其惠者於是相與奉餞于禮部司務方君之宅天氣清和南薫伊始酒肴維旅情文兩洽吾郡之士在坐者六曹兩法司及宫僚近侍藩府州邑庶官畧備沈君欣然嘉其多士而樂其吏民之可與言治也

為之盡觴乃散而予竊序之以贈焉

贈徽府儀衛副黃君序

黃君驛近受命副徽府儀衛司秩五品視武畧將軍之階與祿得世襲恩至渥也於是廷謝將還凡在鄉戚者思道其家慶而侈上賜為府僚之榮請予一言惟君為仁廟貴妃之姪孫中兵馬指揮昱之子神策衛指揮鍾暨秀王妃之弟徽王妃之兄駙馬鏞之從兄也一門貴盛甲于一時而君又從王之國鈞州入奉燕閑出備扈

從甚為王之所禮愛久之王為言于朝獲茲命焉是雖
聖天子篤宗藩之親而君恪慎之將撝謙之守孝弟之
修則固有得禄之道而不可誣焉者矣黄氏世居徽之
休寧得山川之秀實多且專故生子為奇男生女為淑
媛秉靈萃精照耀後先足以聯玉牒之書備國史之編
蓋非特門閥之慶而已然則諸君子夲其先世敦德履
善之裕仰聖天子宏仁沛澤之施榮君之還昴君之行
以為黄氏方興未艾之祝亦非特桑梓之好而已矧一

府之中文臣惟長史左右武臣惟儀衛正副皆號元僚
輔王之德義而掌其禁衛之防所繫甚重也以況義兼
親賢而又出於天潢戚畹連姻婣德之舊者乎黄君冣
之巽以持己而不矜約以處家而不侈勤以居官而不
懈親賢士樂善言以自輔而不為流俗之所移使行與
葴增名與位升斯無忝于家乘無負于恩典而有得于
鄉戚之贈言金緋之榮將儷美乎父兄之貴盛于異時
也可前卜哉予與君同鄉邑嘗拜其大父于堂既壽之

又銘之故知其家世為詳而交君父兄間非一日之雅也輒序之不辭

慶許孺人吳氏七十壽序

吾鄉之為女婦者其性行之美殆諸方所不及蓋其自少而壯而老未始一日廢其紡績之業而於倉囷之入栖栅之養中饋之治督視惟謹不敢以其身之貴家之豐而少縱焉首飾服御樸而不華有上古荊布之風凖已嫁者其足跡未始踰大門近親至戚有終其身未熟

其面者而獨惓惓于教子隆師取友不憚勞費葢勤于婦功而刺繡翦製無吳越之巧恪于婦容而粉白黛緑無燕趙之都謹于婦之德言而應持門戶陳詞理訟無恒代之健故宅里之旌相峙于境壽考之樂相望于家閨闈之譽相高于族黨閭巷之閒者炳如也若歙琶塘許君示惠之配孺人吳氏則亦一人焉孺人性行之美至于孝舅姑而夫君以為賢教養其二子文昇文瑾至于有立而知孝家庭内外肅如雍如皆世之所難者而

孺人未始以自異雖其子與其近親至戚亦且以為常豈非吾鄉之人安于善而不為流俗之所變易有如是夫成化丁未七月二十日實孺人始生之辰於是壽七十矣其壻汪惟用走書京師乞予言為稱觴者先惟聖天子以孝治天下邇者恭上太母徽號加恩寰區俾老者有養萬世一時而孺人身際其盛七十伊始吾知其心益休體益康享子孫之養益厚踰八望九以底于期頤之筭有不難致者哉雖然孔子論壽曰仁洪範五福

主于好德明壽必有所本而後為足稱也予故道吾鄉女婦性行之美而仰窺錫世錫福之隆書以授惟用之從子鄉貢進士祥俾寓歸為壽予雖不及拜孺人而祥於予子為友壻有親戚之好焉是為序

篁墩文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篁墩文集卷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駿榮

欽定四庫全書

篁墩文集卷二十七

明　程敏政　撰

序

贈李君知大名府序

成化二十三年春刑科給事中臨汾李君廷玉出知大名府事廷謝之日多嘖嘖以為李君起名進士出入黄門青瑣間幾九載矣内而封駁諸司之章奏外而勘大獄于四方必協諸公議不茍止而妄隨也維時給諌之

臣當上意者恒難其人而李君積有年勞無訾議宜儁峻擢以勵一時乃出之為郡疑未足以盡其才者予以為不然人臣之義在書有之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而已郡于民最親守也者所以宣上德而為民之師帥者也責莫重焉而輕視之豈知類者哉李君昔者以言為職凡羣吏之廉貪仁酷得論列于上而舉錯之民情之淑慝與其事之利病得進說于上而更新之然獨言之云爾執政之臣有可否焉則其言之行也豈可必哉今出

而專城不言則已言必見之於行不行則已行必繫民之休戚吾知李君求舉其職之不暇而疑不足以盡其才者殆非所以重君也然則律已之廉恤下之仁君之素志不可渝也興民之淑而懲其慝講民之利而袪其害皆君之所得為者也豈徒言之而已然予知君之足辦乎此也君為近臣則有成績矣為上為德恒恐弗逮而況得可行若郡守者哉或曰大名今輔郡臺省之臣更迭出入以督吏治郵傳旁午文移山積為之守者雖

有為下為民之志而不免于俯仰牽制之難則所謂可行者亦莫之可前必也是又不然君子之居官亦盡其在已者而已在已者盡則彼之賢歟固將善我以為民福彼之不賢歟亦將自悉反走不足以病吾之政而又何私憂過計之有大名在前代守者多名臣或起領大藩或入賛廊廟其遺愛具圖經而大節著史傳炳如也取而師之則其功之崇譽之興將不儷美前哲而庶幾乎盛世之循吏也哉於是李君行有日矣其同寅趙君

良度輩知予素善君托鄙言為祖道之贈而予不得辭焉輒次其說如此

贈鄭君知臨高縣序

吾郡有負通才抱成學而久不獲見于施者一人曰鄭君文振其就試于南北也人率以魁選目之而君數奇率不偶非獨後進師之同舍遜之外而提學憲臣內而大小司成老于文行而不妄許可者亦相與惜之不已非獨良有司禮之寓公傳容過而訪之外而分陝重臣

內而天子之元輔暨六卿之甄才好賢者亦以遠大期之盖君學長于春秋於古人高下得失及世務之成敗利鈍皆見之明決之審且以其餘力旁通諸家若六書之法與方脉之象堪輿禄命之書予嘗以謂若鄭君豈待試而後見哉觀其人可以得其中聽其言可以知其能惜吾力不足振之而君年亦踰強仕矣成化丁未之夏合同志者入言于吏部請得官選方以自効吏部為言于上許之授君知廣東臨高縣廷謝而行予因禮部

司務方君良弼於君有姻好聞而壯之曰昔人固有過邛峽九折坂畏乘其險而却馭者矣有持被入直三省丁寧内顧語剌剌不能休者矣夫臨高雖瓊管之巨邑然處南海島中古遷客流人之遺蹟多在焉君得之而恬然若無不可為者將藉是以發其胸中之耿耿者乎才通而不伸學成而不試宜君之勇于行而不可留也歟君世家歙之貞白里其先曰鄭令君當宋季以一言觧屠城之師廟食至今曰師山先生以節聞事見元史

君承累葉之傳學術政典具有家法疑無俟乎人言然君子不以其所能者自足而忠告之言又非其所厭聞者君以為何如哉別利器于盤根錯節之餘騁六轡于輕車熟路之上毋遠外其地而忽其民使循良之聲翕起于嶺海之間為列邑之倡大府書其賢部使者薦其能陞佐一郡長一州其又甚焉或進而官于朝皆平日故人之所望于君者君志固壯哉君從弟逵以名進士知浙之黄巖方以才廉有聞被召將至與日二惠競爽

以增輝于貞白之里使締交聯姻者預有榮焉尚當執筆為君續書之

侍衛承恩詩序

國朝禁衛之制凡諸將軍魁幹有勇者別簡勲戚一人統之入侍殿陛出扈乘輿率佩櫜鞬御劍以從其職號最親且重不輕以畀人焉邇者闕員詔遴選以充而得駙馬都尉洹溪樊公大振受命之日大夫士與公有文字之雅者相慶于其第且為之詩而以序屬予竊聞有

周盛時在王左右者自三事而下莫要于虎賁綴衣之臣故周公慎焉必以庶常吉士處之誠以君德所繫必自近始也今天子嗣世守文比隆成康凡一材一藝之人務盡其用恒恐或遺而況于侍衛之臣受簡知之素若樊公者哉公雖以少年居戚里然偉容修幹有老成夙將之風劬書績文有經生學子之志知時達變有謀臣策士之能闢諸縉紳蓋亦久矣一旦而起驂乘之親膺殿巖之選當心膂之托宜其播之聲詩更倡迭和以

紀一時之盛為邦家之光也古之聯姻帝室者蓋更僕不可盡矣吾於唐得一人焉曰杜仲立嘗一居衛尉再領金吾三進常侍皆奉宸宿衛之任史稱其居官精明屢進忠益大為上之人所禮重於宋得一人焉曰王晉卿以詞翰妙一時而與蘇黃諸名勝相友善風流文雅談者尚之今樊公所任則仲立之官所負則晉卿之業顧豈可居其有而安其常之為得哉必於其所任乎益恢於其所負乎益崇思上幾于成周吉士之列以無負

今天子簡任之隆則諸君子之詩誦而傳之亦不徒以重交游侈恩禮而已

旃溪十景詩序

予素聞旃溪張氏所居當吾邑山水之勝處相宅者亟稱之蓋張氏之彦曰士貴始卜居焉今四世矣士貴之曾孫尚相以事來京師因謁予言所居在金山之麓山秀拔不羣而徐谷之水出焉其清可鑒毛髮山之四直其夷而可耕者為富疃深窈而入可樵者為桑塢蜿蜒

若虹有竹萬挺可徑而陟者為橫岡循溪而行出灌莽而升可與客徙倚者為荊臺水沸而渟有翠壁掎之可坐而釣者為亭潭坻岓相峙有松千餘人行蒼翠中雖盛暑可憩以風者為高港山之背有峯如筆卓然沖霄使人望之不極者為瀛尖溪之東層巒疊巘若堆螺列障嵐靄蔚然使人應接不暇者為擁堊蓋旃溪之景于是焉萃而張氏盡有之故嘗離其景為十且得縉紳大夫詠歌之然未有序者敢固以請予不獲辭則序之曰

旃溪之景勝矣然非其先世積德累善基之其子孫續學砥行承之則亦烏能樂此而使夫山川人物之交重哉張氏先居歙紹川以殷碩聞與宋祝半州等曰光國者最好義嘗建臨清橋以惠行人結凝翠亭以甦暍者構雙溪書舍以誨其鄉族子弟蓋士貴之考也而士貴亦能紹其父志悉以先業讓諸兄來居旃溪為遷善堂以自朂置義田立義倉捄金山橋與臨清功埒至子以明孫斯寬皆克家益大捐金發廩助有司濟邊餫遂為

挹秀軒盡金山之勝鄉人取世義名其堂而尚相復能
襲其遺芳以求亢宗而為其山川出色計焉豈非其地
之靈足以産材之美材之美亦足以昭其地之靈若此
乎是可傳已予又聞尚相築歲寒臺于富嶂闕瀟湘深
處于横岡園池之邃亭館之幽歲時觴咏之樂甚盛予
他日得謝事南歸當挾童子榜小舟訪旃溪而問焉從
張氏之老者尋盟于巖穴濯纓于澗流撫寒松而弄修
竹與釣翁樵子耕夫野人浩歌相答于清空寥廓之表

穿晴雲步涼月道荆臺而後去則予雖病散尚能臨風作賦以殿羣玉侈張氏之勝而此姑序其槩云

順德堂詩序

天之為德也有順而無逆故人之有得乎天也亦然順則為君子而吉逆則為小人而凶如水行地逆之則湮如鳥遡風逆之則却此不易之理也然人之所得乎天其順之大者莫若孝弟然故先王以孝弟為順德著于經雜出于傳記其大約則以謂孩提之童無不能之而

其效至于通神明光四海且深慮夫天下後世之能順者或寡也祁門謝君以敬嘗以順德名其堂示箴警焉跡其平生奉二親甚孝必得其歡心乃已從其兄以美甚友處六十年無閒言庶幾無愧于斯名者好德之士聞而嘉之多見於賦詠其子文溫奉以請予序予讀之竟而嘆曰古之后王立愛敬以先天下而措斯世于大順者蓋有道矣司徒之職有教有刑而典樂之官所以惠迪乎斯人者蓋無所不至其見于詩則南陔白華之

蒲常棣斯干之什尚可考也后王降德之典不作人性益離而俗益偷由是貴為王公名為師儒誦其詩習其業知其為感發懲創之地者或難焉又何怪乎以德色慮父以誶語對母而求食以紾其兄之臂者哉然法之在朝家者不廢而德之根于人心者未泯也故夫不孝則望而知其為可僇之人不弟則坐而計其為可敗之家此人心之同也惜乎寧蹈凶而不為吉之圖甘小人而不為君子之歸者常多也亦何幸謝君之出于吾鄉

而予獲序其事哉然則是詩之傳豈獨以勵謝氏之為子弟者而已或風焉或誦焉使見之者慚聞之者興或有得于詩人之遺意而為天理民彝萬一之助不亦善乎謝君今享年八十有一無恙在堂而文温以春秋魁京闈主教長垣所謂順之為君子而吉者此殆其兆也然德之積也有漸則其獲報于天也必厚且長吾固知將有大焉者擬其後而為斯堂之光于無窮也哉

却金詩序

故諸曁馮君履吉以鄉進士知沛縣有介特之操嘗疏便民十餘事于朝多報可遇疾痛死亡水火盜賊饑餓於其境者未始不捐貲給之雖傾橐弗恡有俞繪者落魄江湖人也君憐其貧以鎰金貸之不質券去未幾而君卒俞亦登科典教湖湘不相聞者十五年成化乙未繪遣其子以金倍息來歸君之子朋玉朋玉不知也亟辭不受曰先人未嘗以語我且無券君豈誤耶其子不獲命則奠置君墓下而行朋玉不獲辭則以予鄉人之

貧者當是時太平恒齋李君分教諸曁其二子惟誠惟敬與朋王實同硯席盖未嘗不歎異其所為有古人之難者然朋王未嘗以自多而人亦鮮克知之於是惟誠兄弟相與謀曰使吾友之行不白于世無以勵世之貪者乃繪為圖請縉紳士詠歌之而以序見屬於戲自義利之說不明世固有緣利而鬬且訟以至于離親悖交者矣有偽相質劵而誑人之有以自殖為得計者矣烏有權義之所在有可受之理而毅然固拒揮利而去之

如尾礫者哉充其心而民風有不厚官守有不廉者寡矣朋王之所為與宋開封人讓寄金適相類蓋去今四百年而事一再見則士明于義利之説者誠難也抑朋玉豈故為矯然不情之行以要譽一時哉見義勇而燭理明求不失其本心而已惟誠兄弟篤友誼而汲汲乎張之有相觀而善之益諸君子之言本六義之旨渢渢乎有挽頽波振末俗之風是誠不可無傳焉雖然開封人史不著其名得包孝肅呂滎公表章之而事始白若

朋玉則何患乎名之不著予獨以為官愈顯則責愈備而義利之辨愈嚴其所以副友朋之望而取徵是詩當有大者若予言則豈足為士之重輕也哉朋玉名珏今刑部員外郎分司南京惟誠名賛今吏部主事惟敬名貢今户部主事皆起進士方將以功名競爽于時

贈甘君同知嶶州府序

豐城甘君廷望起成化戊子鄉貢進士凡七上禮部皆弗利乃上吏部舉銓士首選廷授同知嶶州府事於是

繳之人客京師者謂君之拜命也宜慶君之行也宜餞慶與餞皆不可無詞也爰屬之予謝不敏不獲則為之言曰吏之治民也猶醫之治疾誦醫聖之書既精而又見證多用藥審則疾之愈者十九雖精于誦書而恃其性之敏也至以藥試證其證素非所諳也特以意料之而已則疾之愈者十一置書弗誦而證與藥漫無所知也聽其所如而妄意于幸中則其疾之愈者鮮矣彼治民者何以異此甘君數奇諳寡偃蹇于塲屋志愈厲業

愈修羣銓士而試之經莫敢爲之先焉誦醫聖之書而精者也君不獲伸其志于用者二十年然偕君而升後君而起固有大利達而名與之俱者矣亦有碌碌于時而毀譽之不聞者矣至于爲郡縣者或宜民或不宜民其事之可法其蹟之可戒皆君所目擊而非耳聞見證之多者玆之往也因民之所欲與其利因民之所惡祛其害視有餘不足而損益之以無伐其天和使病之仆者興瘠者肥變呻吟爲笑樂將自此始所謂用藥之審

者固君之能事也哉徽南畿輔郡處于萬山之中其俗樸而不奢簡而知耻昔人恒以為愛土而吏治有善否遂從而和之以為難徽豈難治也哉夫天下之郡邑固有坐視人之疾而不能為之者矣盖得夫愈疾之十一者幸焉而况愈疾之十九者乎此吾於甘君之行竊誦所聞以告而私幸夫吾人之有瘳也

壽處士汪君廷悦七十序

歙西有地曰訊行汪氏世居之其地之原田甚腴故汪

氏之業甚豐而人之生者甚盛有處士廷悅君者尤以樂善好施敦族睦鄰見稱于一鄉子二人曰道銘道常又能勵行以承其業致孝于其親故君安之無事物嬰其心而居有滫瀡之奉出有杖屨之適不自知其歲月之攸邁也於是壽七十矣宗姻戚黨以歲之十有一月九日為君始生之辰舉酒升堂以次稱壽而徐君昊其甥也本二子之意繪日出扶桑圖以致慶請予申其說予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而古之稱孝者曰愛日宜徐君

有取于是以為其舅之壽焉如此夫日麗于天明于晝故取以名時日之日而積之則為月累積之則為嵗盖日者嵗之所由起也奉一日之養則人子盡一日之心况一嵗乎由一嵗積之以至于七十則謂之古稀而致養者宜日嚴也由七十而踰八望九以底于期頥皆人子之至願而况有敦族之仁則族之人期之有睦隣之義則隣之人期之有樂善好施之德則一鄉之人無不期之矣况徐君為其甥而受其教育有子道者乎吾知

汪君心日益休體日益康壽日益增將與康衢擊壤之老共樂于堯天舜日之下正賓席于鄉飲受命服于天朝也有日又豈特一時稱慶之盛而已

城北汪氏譜序

徽郡惟汪氏姓最著族最多故昔人有十姓九汪之諺然每族各以其居名若休寧城北其一也其所出皆祖唐越國公華公當隋末起兵拒亂保有歙宣杭睦饒婺六州之地暨亂定入附于唐生胙土田没享廟食故子

孫在郡最多而譜不可無作也舊譜稱越公之先出魯成公支子汪食采潁川至孫誦因氏以其王父名誦二十九傳至文和漢末從討黃巾事孫氏為新都守而家焉新都則今徽郡也文和九傳至叔舉宋護軍司馬又定居郡之登源凡四傳得越公蓋其先之可見者如此疑魏晉隋唐官譜之遺也越公九子皆顯曰俊右衛勲府叅軍凡十八傳至彥一復遷登源之梧村彥一孫德彰宋直秘閣值咸淳德祐之際再遷休寧依外家曹氏

以居則今城北諸汪之所始也直閣長子瓛宋亡不仕嘗建樓為藏修之所孫元京先生實記之瓛曾孫群亦儒者有北莊集而所續家乘則陳定宇先生為之序群孫永昌始以儒業醫生二子應麟應鳳益世其學而應鳳五子皆賢曰克敬隱居能文曰克和太學上舍始以其暇日因克敬所續舊譜益修明之為兩卷寄以示予求是正焉夫譜也者所以合衆體之離昭衆名之晦而示夫衆心之勸懲者也彼一飲食之譜闕則五味不可

得而謂一草木之譜廢則羣芳不可得而遂一技藝之譜亡則百工不可得而理况一家一族之盛又出于神明之胄忠勲之傳詩書禮樂之澤漸摩涵泳于數百年之久者哉克和兄弟葢于是乎知所本矣矧其為法畧所疏詳所親括之以例證之以圖附之以行録開卷之頃粲乎秩然誠可以昭繼述于先世示勸懲于後來者矣予與克和兄弟交厚善且嚚克和而逆其駿發于功名之塲所以光斯譜者有大焉故樂其成嘉其志特為

之序

贈南京吏部主事吳君序

吳君一清以成化戊戌進士爲南京工部主事未幾以憂去丁未春用起復改南京吏部合兩任爲三年上其績于朝得旨還任於是禮部司務方君良弼合同鄉之士在京師者謂一清之考最也宜賀其遠别也宜餞餞與賀必有燕值國卹不可請易之以言竊視我高廟定鼎南京其即位以戊申之歲所以開萬世太平者實肇

于此惟今上以聖嗣統改元弘治而明年適當戊申天運再周庶政一新薄海内外引領嚮治而况舊京之臣乎相勉相規以興起衆功而為天下倡固士君子之素願也然則賀一清而與之為别寧能已于言邪一清世居徽歙其先蓋有守節之媛有業儒之老所以植而培之者甚深迨一清益通經學古以承其後以有兹顯榮而今之考最也昌其家則有貤封之寵揚于廷則有遷陟之階位漸以升責漸以大鄉人所屬望于一清者固

不但今日而已惟高廟之垂統也其教甚肅其法甚備聞之猶足以凜然而南京臣民誦習加稔稔故宦成而寡過為一時良有司者常多也一清在工部預孝陵之役嘗取材于兩川歷馬湖邛部諸險阻之地竣事而還卒其功焉仰瞻太寢思食其祿必稱其事則所謂誦習加稔者非其人耶予又見諸司考覈惟南京南臺公論可畏而端人正士以名節相高者亦往往見之相觀而以其可進者為勉相規而以其不若者為戒則吾一清

之所成必有過人者矣夫恢宏治道以纂聖祖之謨烈此上志也中外臣工羣起奮庸而副之雖不繫一人顧才力所得為者在一清豈可後耶上佐其長官下倡其寮友以古之忠賢自期待將不有炳然出色于舊京郎署之中而名四方者哉矧如是又非特鄉人屬望而已

贈豐潤伯曹公奉勑總南京操江兵序

自六朝五季與宋之南皆畫江以守而江防重于諸鎮我高廟自淮西渡江定鼎金陵遂一中原而江防視前

代益嚴每操江之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懾姦宄奠南服者甚盛故置揔操江兵者一人非世勲宿將莫預兹選或難其人則勑南京守臣兼領其慎之如此弘治紀元之歲今天子始朝羣臣以南京帝業所基而操江之帥闕用廷臣公議命豐潤伯曹公賜璽書以行行之日諸與公舊者相率餞于郊且俾予贈之言葢聞都南者莫利于舟師都北者莫先于騎戰我國家自文廟徙都北京置三營為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

乃習故常戰具弛焉莫之振有識者恒以為憂先帝時用南寧伯毛公始克修復舊規績用有成進副居守之任而曹公代之公議所歸殆不誣哉昔漢穿昆明池以習水戰魏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勤遠畧圖非常皆不足齒惟我高廟櫛風沐雨以平僭亂作生民主為聖子神孫立萬世之業率用舟師其遺蹟尚可考也然則操江之任重矣矧今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首以慎選而用公當不求所以副之者邪惟公之考莊武侯在先朝顯有

雋功藏在冊府為中興名將而公以元孫敦尚詩書克繩其武居宿衛典京營積有年勞非建功一時者比吾知其往也士心豫附軍政修明上足以答聖天子授鉞之心下足以顯其先元戎登壇之教使江防得人過前代遠甚斯亦無負于故人之所以期公者哉先少保襄毅公在遼東督餉時與莊武侯同事交好公嘗受學館中故予于公有世講之雅獲預離觴之末因序其事以贈

壽蔣翁八十序

維成化丁未之夏我憲考恭上徽號于清寧宫以隆大孝推恩寰區有耆年碩德者賜冠綬榮其身而吾鄉蔣翁廷槐與焉越明年戊申改元弘治孟春之朔後一日翁始生之辰也於是壽八十矣禮部司務方君良弼於翁為近戚且夙重其為人乃道其詳于予予不覺為之嘉歎曰是豈可無傳耶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箕疇五福莫先于壽而主于好德德者壽之基也然有剛柔之分焉予獨怪世之論德者必以其煦煦如婦人佖佖

如稚子然後為足當之而祝其享修齡介遐福曰此德人也而不知柔之不足以言德也柔者陰道也彼其秉剛之德者其性必果其氣必昌果而昌則獲乎已者有嚮善嫉惡之公獲乎天者有光前振後之懿是豈可掩襲而為之剛者陽道也吾聞蔣翁最孝友而天資嚴勁處已接物公而不阿郡守孫公俾聽一里之訟一里之人帖然則間以一邑之訟委之其操久而不渝也又間以一郡之訟委之訟益理人益孚更龍公周公二王公

凡四守其委益不替而翁則老矣所謂秉陽剛之德性果而氣昌若翁者殆其人耶是宜壽矣使翁早致專于儒業得少進而位乎民社其所作為又寧止是邪然膺霈恩于極隆全盛之時褫與康衢擊壤之人為伍鄉射禮行歸然賓席衣冠與俎豆相輝則受畀于天亦侈矣矧今上以聖嗣統奮朝綱開景運以躋斯民于仁壽之域伊始自今而翁誕辰實際其會心休體豫增重山林以迓夫方興未艾之福固鄉戚之所望于翁者哉𢈔本

歙西舊家其先居河南有諱義者宋翰林學士其孫繼為歙縣令始家黄山至翁之祖擅又遷山臯殆其譜云爾然翁有子五人曰顯曰耀曰光曰榮曰巖皆倜儻有父風閒業儒謂將拓翁之所至而大之以夀翁之名于無窮人孰得而涯涘之耶予於良弼亦託有姻好輙本其志而序之以為翁之慶焉

奉使湖南詩序

聖天子改元弘治之春詔遣勲戚文武近侍之臣告即

位于山川古帝王及宗藩陵園維時景帝儀賓王公司言實有事于襄陽安陸二藩諸與之厚者皆賦詩為贈而予特告之曰子少年美質業進士舉將成而被選得富貴宜為富貴人矣然性之所便不出觴詠故一時名流上自元老下至韋布鄉樂與之遊宜其使命一出不十餘日而珠玉爛然盈卷有他人積歲所不能得者矧襄為湖南重鎮方城漢水之勝如故而羊杜之流風餘韻在焉祀事既成與其府僚寓公登臨懷古厭飫其清

淑之氣而後放舟北歸豈非平生之一快哉公又謂予言憲家易水之上而官京師甚久幸今茲之遊得上游比日當順流而踰漢沔下武昌艤赤壁扣蘄子之遺蹟泝九江泛彭蠡訪白樂天聽商女歌處登陸而道新安出桐江窺子陵釣臺直抵錢塘觀潮于海門放遊于西湖憩吳門眺虎丘循毘陵以止京口登金山酌中泠第一泉渡江駐揚州問瓊花所在濟淮趨彭城泝百步洪上黄樓過東兖望尼山以達畿北之境乃入京師復命

天子然非故為是汗漫遊者道之所經便也然亦豈非上之賜我哉予聞而壯之曰子志亦健矣雖然開明其心目充拓其見聞增益其問學亦非直遊而已子交游半海內名能觴詠者所至必將有遇焉觧歸槖而求之視今之所得者其多寡勝負何如吾又將以此卜子之高興也

贈大理左寺副汪君歸省序

聖天子之嗣大統也赫然思法祖以宏至治去邪進賢

賤貨貴德而闢諫爭之途庶政一新小大之臣無不思自進于圖回扆布之列而大理左寺副汪君守貞上疏乞歸省江南或者疑之以問予予曰不然君親無偏重隨其勢之緩急而致隆則善于忠孝者也守貞之考君既不幸而祖母壽九十有一母壽七十有五蓋自其擢第時獲分禄以為養評事時獲貤封以為榮然不克燎黄墢上稱慶膝下且二母年高日薄西山勢無急于此者能偃然無所惕于其中哉往時朝官非十年不得請

假自憲考推尊聖母易六年歸省為著令今上隆孝治以率天下而守貞獲先與焉豈非知所緩急者哉守貞家新安自唐越國公之後聚處婺源大坂以忠孝相傳凡七百年以經術發身于近時者後先相望若守貞之從叔希顔副憲八閩大有聲稱不久當進于朝列族叔文粲弟從仁皆以御史直道而被黜于郡縣計今次第收召矣然則圖回其謀議展布其才猷以輔今上始初清明之治在汪氏不為無人固不以守貞暫歸而加少

也守貞行哉鱅溪之上展墓之餘綵服登堂舉酒為壽親鄰畢集二母樂之心益休體益康雖百歲無恙可也私情既盡趣裝還朝與諸父昆弟殫忠于盛時以答聖天子教孝之恩意為桑梓光是誠知緩急人矣守貞之弟姪舉于鄉者數人曰璽與予弟有子女姻婭之好曰儼曰星皆予主考所得士曰嵩亦善予而程汪世戚又不但今日而已故予樂守貞之歸祛問者之疑序以贈之

贈推府李君之任徽州序

弘治改元之春吏部始取成化丁未科進士請于上而官之如令維時髙邑李君相儒得徽州府推官凡徽州之人仕京師者例有贈言以致其私而予承乏詞林最久例必見諉不得以鄙樸辭焉則諗于衆曰李公以詩舉于鄉而上禮部其得于詩教必深其達于政也必易進于大廷又嘗取天下事極言之上自廟堂下及民隱悉無所諱避天子親第之以為進士然則徽州一郡耳

推官郡之下佐所理者一郡之刑耳李君出其中之一二固足以號能官驚服其吏民亦何俟于人言獨以君先世出河北中占籍遼東而吾郡僻江南山中民風土俗或有所未諳請為君一言之可也夫徽州者程朱之故鄉而朱子之言曰山峭厲水清激食其土以生者不能不過剛喜鬬然君子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此數語者殆不易之論也而過剛喜鬬之言後世遂以為口實夫徽州

之訟雖若繁然爭之大要有三曰田曰墳曰繼其他嵬瑣固不足數也其所爭或更大吏不決或積數歲不決若誠健矣而其情則有足諒者焉田者世業之所守墳者先體之所藏繼者宗法之所繫雖其間不能不出于有我之私然亦有理勢之所不可已者君子於此盡心焉則徽州之刑清而訟簡也過半矣夫以力服人者私也以理服人者公也以公滅私雖以之聽天下之訟將得其平而況一郡哉然則朱子之言固學者之法守而

官徽州者益當服膺而勿忽之也哉令推官有成績者必召入補御史御史蓋分聽天下之訟者也李君以經術發身觀政于刑部益稔于徽州徽州之人當延頸企躅以大被其洗冤澤物之惠而俟其勳之成召之下耳不敢淹君子之轍于山中以自幸也

白太夫人六十慶序

宮保尚書贈少傅南宮白恭敏公以進士甲科歷四朝出入中外顯有文武之儁功為時名臣然家政一出于

夫人秉強孟氏公不以自累也在當時公卿閭率稱白氏為有英配曁公之没夫人教育其五子率能以材武繼戎功以髙文取及第或待次于國學家塾之閒四女之歸亦多取里之俊乂及朝之勲戚内外僮僕各職其職而莫敢逞視恭敬時益脩以嚴葢凡後公而興者又相率稱白氏為有智毋於是夫人壽六十矣計其壯年翟冠霞帔三受榮封入朝太后及中宫數霑恩賜迨其老也享文武之禄養而端居自適于髙堂大第之閒有

孫男女十四人環侍膝下競爽玉立人莫不為太夫人
榮艷歆慕不已然太夫人終不以貴自高以有自足以
婦業毋功之過人者自多也是豈常情之可及哉古者
諸侯積行累功而致爵位率本于内助之德故鵲巢采
蘋諸詩首召南以為訓而洪範五福壽莫先焉然攸好
德其本也夫德既崇矣則壽益增福益厚而福澤益宏
以長皆理之必然者若太夫人非其人與走之先尚書
襄毅公與恭敏同舉進士晚為同僚若異姓昆弟然故

走於公之子錦衣鎮太史鉞上舍銓與其二季銧鈁數還往為通家每歲時拜太夫人于堂窺其德容則充而腴聽其教言則質而章竊仰歎曰壽徵如是矧今六十伊始將階此而踰七望八以馴致乎期頤之域黃髮兒齒歸然無恙使人因太夫人而思恭敏公之所遺與其諸子之所由成且未艾者有所觀法焉又豈直一家之慶而已安鄉伯張公之子恂公壻也以仲春花朝節旦為太夫人懸帨之辰將合諸親長為壽而張公來屬文

以道稱觴者之意走不獲辭

奉使贈言序

奉使贈言一卷諸縉紳大夫以餞尚寶卿李君士欽者也士欽世家南陽鄧州故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文達公長子性明爽喜問學無紈綺之習其才識可以與大政當劇任顧歛然安其職分以躐進為羞樂交一時賢人君子以自益而賢人君子愛重之視文達公在時尤甚蓋以門第入官謹操持負譽望者士

欽為稱首使命一出而獲贈言如是其富有以哉士欽之奉使也實以今天子嗣位告祭淮瀆及唐鄭二宗藩天恩汪瀸香幣有嚴齋祓一心以達聖天子之敬命然後便道還鄧州掃文達公之墓以展孝思退而飲燕其宗族父老以修婣睦公私交盡勿淹其行使人於天子禁近之臣故家文獻之後歆其榮嘆其知禮豈不益有副于諸君子之厚望哉古之人有過里門下車者矣有俾縣令負弩矢先驅者矣其賢不肖固士欽之所悉

無佚乎云云雖然士欽老成人也當憲宗時常持節一使于楚再使于代皆稱旨不愆于禮度其何有于今茲之行哉予於文達公為館甥且門人也於士欽愛莫助之而特引作者之意如此

太叔父三處士士熈甫壽七十慶序

弘治紀元之三月二十九日維我太叔父三處士士熈甫初度之辰於是處士之壽七十矣内外宗戚以其日維暮之春天氣和適最宜于老者之起居咸舉酒稱慶

而小子不肖遠仕京師不能操几杖侍賓客恒歉然於中不能已然竊自慶我太叔父之獲壽如是而未有發其所以壽者則序其事以附致稱慶之私于萬一自先高太父昌祐府君生丈夫子二人其長為先曾太父徵君其次為曾太叔父尤溪府君最友愛不幸徵君當洪武中以詿誤北遷河間尤溪府君以才謂自奮當永樂初僅獲官尤溪縣幕蓋吾家之中阨如此徵君兩子其長為先太父尚書公尤溪三子其季為吾太叔父尚書

兩子其長為先少保襄毅公其次為先叔父明威使君則吾家中更一再顯矣自成化以來處于家顯于仕者多已下世而吾太叔父巋然獨存端居自適耳目聰明為一族之冠太叔父兩子曰彥英君彥華君皆襄毅公諸弟而能卓然有餘力亢其宗增闢其田園鼎新其居第加葺其先世之祠墓以求不失文獻之傳於是吾太叔父心益怡體益健樂其子之能養而不知閱世之久至于四百二十有餘之甲子未艾也然小子聞之耋者

四代之所尚而有虞氏主于貴德德者壽之基也惟我太叔父秉性淳樸涉獵書史丁家之阨而志不隳際家之興而心不矜嘗再至兩京一入八閩持身有義接人有禮迨其暮年韜晦里門又庶幾古者退靖髙潔之士此其壽之所以過人而非偶然俾得者歟太叔父之配孺人出西門汪氏以鉅家之裔來歸于程今年壽七十有二聯德偕老于一堂可以播之聲詩見之圖繪傳之子孫使有所企慕觀法而力于德善者當謹俟于後來

歲一為之祝其踰八望九而茂臻于上壽之域增輝于統宗之譜豈非一家之盛事哉小子何知輙以蕪詞頌長者之行而忘其塵瀆之咎觀者恕之而取其誠焉可也

送禮部司務方君南歸序

禮部司務方君良弼謝事還新安將行為其部之長貳及僚吏者慨然太息以不能上書還君為已責憲臺諫院之持公議者憮然謂君未可去而去之何居從君遊

者索然以為誦業請益將孰從而為之所同鄉而宦處於京師者惘然以為勸導規正與夫慶弔往還之節將孰從而為之倡蓋凡有一面之雅于君者率依依然有不忍遽别之心則相過而質于予予曰不然君子之出也猶處也不特以其富貴利達誇諸人而已方君之出也最晚其學最深練達而不迂和易而不回故於事不為則已為必有益於公家有益于人已將意其明揚顯擢在旦夕或長一郡佐一藩其為益且有大焉忽以去

告故聞者駭留者愧相知者惜之不已如此然君則豈以得失榮辱為戚欣者哉屏山練水之間昔人之所謂佳勝者不改也既壯而出未老而歸舍軒冕之累而得林泉之樂比之據高享大名不稱德雖權勢可以動一時而為人所指目者其所得孰多孰寡孰強孰劣將不有能辨之而為上之官箴下之語柄者乎君所居在歙巖鎮出漢黟侯遠有端緒至君益思亢其宗而人亦乎君之行也久則凡有情事之未睦禮文之未周者必將

於君乎決之後生小子未底于有立者必將執經問難于門下以君為歸郡縣大夫有興道善俗之事亦將咨君以自輔中朝鉅公行部過郡詢吏治而察民隱者亦將廉君而進之吾又知夫君子之處也猶出也亦不特其嬉遊逸豫便其身之私圖而已雖然諸君子贈言之意則豈止於是哉古人有言留不盡之巧還造化留不盡之福遺子孫若方君則誠後于世之巧者矣然君二子師旦師夔俊爽聰悟學業並進挺挺乎有揚芳邁跡

之風識者謂君食其報而未盡者天將于是乎發之推此以俟則巧者豈能奪而強有力者豈能遏之哉子承乏史官嘗於君有婣婭之好然序其事而不以為嫌者亦非特有私於君也

陽湖八景詩序

孫氏在江東者率以為出吳諸公子各有譜莫相通若休寧陽湖者其一也陽湖之彥曰公潤嘗學于郡庠雖不仕重然諾一鄉之是非率參之曰是當為人解紛者

有司亦進禮之公潤有子曰用彰年少而務學聞來京師以其所居之八景者請品題于搢紳大夫乞予序予蓋嘗過所謂陽湖者去今之七八年雖其景歷歷如目前然其詳則不可得言矣於是用彰為予言曰居之東有地十畝繚以崇垣樸植花木蔚乎爛然為樓焉以供眺望曰萬春別墅西南鑿池引流為亭焉以事燕遊曰鑑泉幽亭孫氏之居舊名王侯社者遠自宋季疑當時以孫氏為烏程侯長沙王之苗裔故名其社曰王侯古

蹟禮不忘其初也居之中偏列為樓于長林古木之外挹南沼西澗之清尤于賞雪為宜故名其樓曰雪林清隱景不以常以其變也居之西水濱有銳峯聳入雲表水聲淙淙與石相搏擊繞峯而出因以響山龍吟目之居東南有七里墩相聯比墩邉塘其深可漁因以海塘魚躍名之湖之中有洲洲旁楊木三萬株風清月明之夕榜人櫂郎欵乃相續曰楊洲棹月而居之前嘉畛良疇可耕者皆孫氏世産故以河田耕雨終焉此其大畧

也幸夫子一言則樊居為之改觀山川草木亦赫然增
光矣乎予聞其言嘉之曰公潤有子哉為之言曰天下
之景蓋未嘗閟也然有顯不顯者何邪繫其人爾彼酣
于貴富者既不暇為累于賤貧者又不能為懵然于弦
誦者又不知所以為此佳勝之地不幸而淪于荒煙灌
莽之餘不得揚厲洗濯以登于騷人墨客之場者什九
也若用彰者豈非賢哉雖然謝康樂好山澤之遊人以
為癖李平泉酷于花木山石之玩人以為愚蓋天下之

事流而不返者皆足以戒也若孫氏生于斯丘壟于斯教子孫業詩書而無湛乎貴富無慼乎賤貧林壑之經行樓亭之吟眺取可適而已不窮幽抉勝以為癖取可傳而已不好奇貪得以為愚盖吾鄉之大家碩宗所自為計者類如此歷世雖久不匱也孫氏有焉此予所以誦其詩想其景而樂道之歟然則之八者其焯焯乎四方而公潤父子名與之俱也可前卜矣

壽吳節婦汪孺人八十序

今天子嗣位之初有詔命史官修先帝實録徵事蹟于四方凡士女之以忠孝節義聞者舉得送官倫採擇而吾歙溪南吳君仕榮之配汪節婦在焉予時方承乏史氏誦其名與其事之畧而嘆羨之猶以未得其詳為憾暨予被放南還而溪南友人吳君巒數相過道故舊一旦乃請予言以壽其叔母汪孺人則所謂節婦者也為之慨然不能辭蓋孺人為同邑潛川汪處士孟先之女由處而嫁兩族無少長稱其賢初吳君以儒而疾卒孺

人年二十四矣不再偶獨與其姑居而教其子時姑以老無他倫養孺人紡績織紝以為家而奉祭祀供甘旨不懈益虔既而姑以天年終其子廣亦早世葬之祭之各盡其禮益撫其五孫而教之成人皆以為吳氏之宗祀不墜於後者孺人培植之深也吳氏之家業不替於前者孺人綜理之勤也今壽且八十矣而無恙在堂是歲三月二十有二日為設帨之辰凡在親族者宜不可以無慶也雖然世之人可壽其身而不可壽其名可壽

其名而不可壽其子孫何哉盖有享耊耋期頥之壽而名不藹于君子者矣叨一善於一鄉一邑之中而子孫已或不振者矣孺人守志五十餘年歷四百八十甲子而抱終始之節享康強之福其名與行播諸史傳諸後而孫曾濰眼振振且賢必將有傑出以光大其門而彰其内廸之所成者則戀戀之拳拳于孺人豈直出於一時祝頌之常禮哉然猶未也我列聖以來皆以美厚風化為治本故凡民間號節婦者例有旌門之典他日丹書

賁臨光耀里閈雖孺人不以是自侈然所以昭大閑回末俗而有關于世教者不亦大哉予不佞輒書此以為之先兆云

篁墩文集卷二十七